

NOTICE CONCERNING COPYRIGHT RESTRICTIONS

The material copied here may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is copy was made in compliance with U.S. copyright law and is provided to you for the purposes of private study,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If you use the copy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such as posting on a course website, the copyright analysis that supported making the copy does not apply.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copyright for any other uses. For assistance, you may wish to consult the library's guides to [Copyright Basics](#) and [Copyright and Course Websites](#). You can also contac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Copyright Office at copyright@umich.edu.

ACCESSIBILITY

If you are not able to use this material in its current format, we can modify this file to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and usable for you.

Please contact document-support@umich.edu.

《中国女性文化》编委会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卜 卫	王 绯	刘伯红	刘思谦
刘慧英	吉 瑾	朱 虹	任一鸣
李小江	吴思敬	张 炯	吴宗蕙
陈骏涛	宋大敏	李 琳	季红真
林树明	金燕玉	林丹娅	徐 坤
崔卫平	馥大鹏	盛 英	董之林
谭 湘	谭国根(香港)		戴锦华

主 编 王红旗

女性学的全球化与本土性

■ 王 政

妇女学的全球化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就是说,妇女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在学术界作为一门学科,这样的努力确实实实在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着。这是从一个层面上来说的。在美国,它提出妇女学的全球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像传教士一样,把美国的妇女学推广到全世界去,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妇女学原先状况,妇女学原先状况是针对美国本土的白人妇女。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土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妇女的挑战之后,它便开始关注美国本土的各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妇女状况。但是它的关注,它的研究往往还是把美国妇女,不管是白人还是少数民族,不管是哪个阶层的,都放在一个比较孤立的位置去看在美国的历史中怎么样,在美国的背景中怎么样。从90年代开始提出要全球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全球化经济这样的进程必然影响了文化的生产。在全球经济急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状况中,妇女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妇女的主体性建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经济的大的背景中,妇女学的课程的内容,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妇女,不能孤立地来讲。而应该把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妇女在国际权力、政治和经济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分析清楚。美国作为第一世界这样的大国,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跟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的生存状况有什么依存的关系,有什么权利关系?在今天的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当中,世界各个国家的妇女有什么依存的关系,有什么权利关系?在今天的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当中,世界各个国家的妇女的生存状况不是说“姐妹情谊”这么一个词所能够概括的。对妇女这个词的认识应该

复杂化,妇女是多种多样的妇女,她们身处于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而每个妇女所处的具体国家也决定了她自己在全球经济中和全球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她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她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民族,是什么种族的,以及每个国家肯定都有阶级,有等级,这就决定了对妇女的分析和研究极大地复杂化了。如果把妇女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研究就会相当复杂,对妇女的理解也当然要复杂化。

当资本在全球流动,当劳动力在全球流动的时候,阶级、种族、国家等等这些差异,它跟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在斯坦福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我们有一位同事,男性,美国人,他是搞美国历史研究的,他就是研究硅谷神话的。“硅谷”大家都知道,是电脑高科技的中心的象征,是最繁荣、最发达的、最前卫的工业中心吧。美国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也制造了大量的神话,好像硅谷就是几位极其聪明的男士们动动脑子,一夜之间,发明了“苹果”电脑,什么电脑,什么软件就发起来了。他的研究就是突破这个神话。他就说,其实归根结底(因为他看电子工业的发展跟全球化经济的关系,这个发展是全球性的),最底层的劳动,就是电脑硬件的生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电子工业有这个资本)。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结构中、电子工业大发展的状况中,谁是处在最底层的劳动力呢?是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女工。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他说在今天(全球经济状况下)我们来看电子工业的发展,其实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这三个等级结构是合为一体的。最底层的工人就是有色人种的女性。他谈到在菲律宾、泰国,电子工业到那儿去以后,对当地妇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因为有很多污染性的生产损害了健康。他还提到,这和泰国大量妓女的出现也有关系,很多女性因为(健康)受到损害不能干别的事情了,她最好的年华在电子工业中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出卖了,当她的视力和体力受了损害,不能再从事那样的工作时,她没有别的技能,不能做别的事情了,也回不了本地的村庄去了(往往外来资本也摧毁了本地的传统农业和生活方式),就只能在城市里出卖肉体了。我就举这个例子,我那同事的这种研究分析,就是把一个课题放在这样一个大的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来看,而且要看到这些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国家所处的位置在哪里,是什么关系。这样运用这些基本分析范畴的研究在国外是相当多的。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来考察妇女状况。在美国学界提出要把妇女学全球化还有一层意思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就是社会性别(我刚才讲过,社会性别是妇女学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分析范畴,当然现在也有其他多种范畴的交叉研究)的建构和社会性别关系都不是自然的,这是妇女学、女权主义学术理论的最基本认识。它(社会性别)不是自然的,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了。那么问题就是,在当今急剧变化的全球经济结构这样的状况中,变化了的全球经济结构是怎么改变了文化生产的物质条件?同时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的文化生产是如何来表现社会性别的?如何来生产和制造社会性别的?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今天的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跨国公司、跨国经济这样一种运动中,还有在今天的信息网络、资本流动、新的科技,种种变化了的物质生产条件下,文化生产的形式是什么样子?这种文化生产跟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有大量研究的。我想这几天,前面各位老师可能也都涉及到这些内容了吧。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目前比较薄弱的地方。咱们对今天的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社会性别是一种什么状况——就是在今天中国社会性别的制造是怎么一种状况,研究还相当少。

全球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因为跨越国际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使得全球女权主义的活动成为一种必要。因为资本是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是全球化了,那么光是孤立地在一个地区内的抗争就是有局限的,因为要解决劳动的问题。既然廉价劳动力是在全球流动的,那么如果要进行劳动保护,就很难局限在一个国家里来做这件事情,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有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现在也呈现出全球性这样一个倾向,跨国界地拐卖妇女。这样种种全球化的变动,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也使得全球女权主义活动成为一种必要。事实上全球女权主义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很重要的干预力量。她为全球妇女儿童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发出呼声。1995年咱们国家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也是全球女权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和一个结果。是全球女权主义的活动也是妇女学关注的内容,它关注全球女权主义活动的范围,还有它的策略也是妇女学要谈的。总而言之,西方人提出妇女学的全球化不是“以我们西方为中心,把妇女学推到全球去,根据我的模式、把我的理论推向全球”,而是说“要把我们的研究放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来考察,把我们的学术和教学内容范围扩大,要拓宽范围、

加强深度,就要把妇女与社会性别议题放在今天这样全球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这样一种认识角度,或者一种思维框架,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有益?这是我们要对自己问的问题。不是说,因为西方谈全球化,我们也跟着谈全球化。首先对我来说,我就要问一下:你这个分析框架、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和角度对我们中国今天的状况是否有意义?我想全球化这样一种认识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咱们也都在说要进入全球化的体系,不同的是,在咱们的主流文化中包括很多学术界的成员的思想中,觉得全球化是非常正面的。在大众文化中,包括学术界,很多都是正面来表现的。前提是大家都承认,今天中国也纳入了这样的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更有必要来借鉴一些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框架和认识。在我们的舆论中,好像是一进入现代化,大家就都过上好日子了,物质水平、生活水平都可以提高了。能够对全球化、现代化有清醒认识,发出不同声音的学者比较少。我觉得,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可能要具体的来问一些问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哪些阶层是获利了,哪些阶层是没有获利的?这个进程甚至是对谁造成了损害的?这个进程中各个阶层不同位置上的妇女的人生经历有何变化?还有,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中如何来表现所谓的现代女性,这样一种再表现对咱们来说,对实际的妇女来说,是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面都有大量的问题是需要进行分析研究的。我的前提是,在中国已经纳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这样的大背景的认识应该是我们在中国要发展妇女学的一个背景性的认识。

接下来谈一下本土性。这个词,我认为不是那么确切,因为强调本土性好像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那儿,有一个把文化本质化的意思在里边。什么是我们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因为我是搞历史(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很清楚,今天我们说的话都跟这一百年来跟西方、跟外界的交流有密切的关系,用的词语都跟西方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认定的很多本土的东西并不是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东西。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用“地区性”这个词可能比较确切。也就是说中国是作为一个区域参与了全球性的这样一个经济活动。在这个地区上,它怎么跟全球性的经济发生了联系,跟其他地区产生了一些共同的现象和共同的问题,而同时作为这个地区,咱们又有地区的特点。因为咱们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跟其他区域来加入这个进程是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点。

第二,咱们作为一个地区,在加入这样的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时候,我们所处的位置跟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是处在不同的权利结构的位置上。这也是我们的不同。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地区,内部情况的不同,处于全球经济权利结构中的位置不同,我们怎么来认识?这是我理解的“本土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我们作为“区域性”的特点怎么来认识。

这里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在美国,它要把妇女学全球化,它是要关注相伴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经济的文化生产是如何表现社会性别和制造社会性别的。我想,这个命题可能对我们也同样适用的。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之后这二十多年里,我们的文化生产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文化生产对社会性别的制造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方面我写过一些文章,在这里简单地讲一下我的观点,很多史料的或者是资料这里就不涉及了。我这里想讲一下女性味话语的制造。因为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了这么些年,所以从我这个背景出发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这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一些情况,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尽管在国内很多这种文化生产是冠之以“现代化”这样一个美称的,好像这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80年代初期的反思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反对毛泽东时期男女平等的话语。这个是以反“男女都一样”为形式的。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反思,它从反思“男女都一样”出发,这是表层的现象,而实际的内容,这二十多年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说男女就不应该一样,说男女都一样是毛泽东极左政策,是扭曲了人性,是对人性的异化。那么现在要恢复自然性,要男女不一样。所以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再到今天,文化中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制造是在强调男女的差异,而且把男女的各种差异讲成是自然性的,在讲男女差异的过程中就制造起我称之为“女人味”的话语。女人味的就是要恢复女人的“天性”。什么叫“做女人”?你仔细分析其中的内涵就是又回到了所谓的东方传统的女性美德来界定女性,当然也还加上了今天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伴随着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要求,我简略地归纳为“贤妻良母”+“消费”,这样就是现代的新女性,有“女人味”的女性。大家可能已经对这个文化制造司空见惯了,“女强人”已经成了贬义词,包括那些很有成就的女性,她在谈自己的创业道路的时候都要强调一点“我在家里也是一个贤妻良母啊”。你没有见过哪个事业有成的男性在介绍自己事业的时候强调自己在家也是贤夫

良父。她为什么觉得非要加上这句话？这就是今日文化中制造的“女人味”的社会性别话语对她的压力，在这样的话语中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你光是以成就为自豪，就不行了，你就不是一个女人。你要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在家里做好贤妻良母，才是一个自然性的、有女人味的女人，所以连这些有成就的女性也感受到这种压力，更别谈年轻一代的女孩儿了。年轻一代的女孩儿基本上是在女性味话语的笼罩下成长起来的，她的主体性的建构跟这种女性味话语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女性味话语是由今天的商业文化和从80年代初开始的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知识界，在反思毛泽东时期性别话语而产生的思潮相结合的社会性别话语，借用戴锦华老师说的一句话，“是男权的反攻倒算”，对毛泽东时期提倡男女平等的反攻倒算。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来是知识界男性知识分子主流倡导的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复归，和市场经济联手来制造的这样一种社会性别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占有主流的位置，它对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孩的主体身份的建构、她的自我认识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这些我觉得是咱们妇女学需要深入研究，而且是需要课堂上让咱们的男女学生来识破这种文化建构的，怎么去打破这种文化建构从而获得一种解放，因为这种东西对人的束缚非常大。

在这里讲了女性味话语，还有“男子气的话语”，因为社会性别的建构一般都是以“男性应该怎么样”、“女性应该怎么样”两者作为相对的一种建构，它在建构女性的同时也在建构男性。所谓“男子气的话语”大家一定知道很多了，今天“什么样的男人是男人”跟传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讲男人应该怎么样的时候，它更多吸收了西方在过去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中树起来的男子气，我们是把那个界定给吸收过来，所以要竞争性、进攻性、进取性。咱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男性美德。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在大众传媒中我们经常听到要恢复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美德，你很少听到要恢复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比如孝、忠、悌。孝是第一美德。这些你听不到了，而是把西方的男子气界定搬过来。这种界定也对男性造成了压抑和损害，这里还包括了对西方男性的性能力的神话。今天在市场上壮阳药铺天盖地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不是中国男人突然都不行了，都需要壮阳药？不是。这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因为面对强大的西方，中国男性，尤其是知识男性感到自卑。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所处的弱势也造成了中国男性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通过各种文化现象表现

出来,你们文学批评看得更清楚了,因为这种焦虑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市场上你也看得见,广告词都是:重振雄风。如何解读?以男性为主提出的这些民族主义口号是跟男性今天处在国际权利结构中的劣势地位而产生的对自己性能力焦虑感纠缠在一起的。作为这种焦虑感的折射,就是要构造“强有力的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观中,当然男人要成功(定义为有钱)才是男人,一个穷男人他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咱们古代时那男学者还可以清高一下呢,还以清贫为自豪,不需要有钱做大款来体现男子气,还隐居呢,他不需要这些金钱物质也一样是男人,也不会因此有焦虑感。这说明男子气和女人味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中国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中国在这个大的权利格局中的位置影响着今天中国的文化生产和社会性别的建构。这种男子气和女性味话语的建构对身处在这种文化中的男女都是有实际的影响的,会产生束缚,会产生压抑。有的时候对于男来说,这种束缚和压抑可能还更大一些。因为他要装强啊。在这个对比的建构中,有女人味的女人就是弱,这个弱是相对男性来说的。你要比他弱,你要比他能力差。如果你强过头了,你就不像女人了,那么强,跟男的对比你不像个女人了。但是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往往男性装强比女性装弱付出的代价更大,损害更大,对不对?女人装弱有时候还获得一些好处呢。

在今天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中,中国的文化生产跟社会性别有关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在这里我就不多分析了。还有族裔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我这儿主要讲社会性别话语的建构。在文化生产大量的制造和巩固束缚男女的社会性别话语时(以大众传媒中的广告为例,到处都是,睁开眼睛,一个人就没法回避了),对它的抵制力量在哪里?我前面讲过,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机构来谈论社会性别问题,还没有建设起来。也正是因为今天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所以我们觉得在高等院校开创妇女学的学科是相当重要的。当然,这个想法也是从西方的实践中获得的启发。我们看到西方最近三十多年来妇女学机构的设立、课程的设置,对美国的文化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中国的好多的传媒中,电视上、广告上,包括领导人说的话中的社会性别歧视,在美国大众传媒中是不敢说的。中国的社会性别歧视泛滥的程度、表面的程度在美国社会里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它看不见?因为它有力量在抵制。美国有一个州,科罗拉多州在竞

选州长时,有一个候选人有一次跟着一大帮哥儿们出去玩,没事的时候就聊天。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强奸的问题。那竞选的政客就说:“强奸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女的就该像农民遇到雨天,往后一躺,享受就是了。”这个话一下子传出来了,第二天,所有的妇女组织马上举着牌子上街游行,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你可以看到反对的力量和它的作用。今天咱们这儿有些男人到处都在说那类混账话,有谁起来抵制了?也正是因为没有抵制的声音,所以谁都敢说,当着你妇女的面他都敢说,对吧?这种状况如果咱们再不提高社会性别觉悟,再过十年二十年,会是怎么一种状况?中国社会会是怎么一种状况?

一面在说进入现代化,讲得很辉煌的,但是同时人的思想意识,简直退化得连咱们老祖宗都不如。如果你看一下本世纪初,1903年,一位男性革命者金天翻写的《女界钟》,他已经提出“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那批提倡女权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你们去看一下,去同今天许多男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对比一下,你就会觉得一种伤痛。因为今天的中国男性在性别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自然而然的现代化了,而是在倒退,还在散布“女人是祸水”这种言论。所以说,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把中国高等学校的妇女学科设置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文化较量的场所来建设。当然,这是一个愿望,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还要经受咱们“本土性”的磨难和实践的检验。

(王政 美国密西根大学)